献给启迪我写这本书的尊者

让－弗朗索瓦·普拉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引摇言

在现代法语中，人们自然而然地将“两性性”[①]一词与跟不同性别的人有性经验联系在一起。在古代正相反，类似的性行为是由一些多多少少较为明确的风俗习惯决定的，那时的两性性是指一个生物体同时或者先后拥有两种性别。

依照此意来理解，两性性既无处不在又杳无踪迹。事实上，一种现象一旦被人们迅速视如洪水猛兽，那么它将毫无立足之处而不得不销声匿迹或者处于社会的边缘。在神话传说中恰恰相反，同一个体同时或者先后拥有两种性别的现象比比皆是。任何事物最初都应该是浑然天成的而且本身同时就

---

① 法语中“两性性”一词与下面三个希腊词语密切相关：andrógunos，它是由意义为“男人”的 anér/andrós 和意义为“女人”的 gunḗ/gunaikós 组合而成的复合词；赫耳玛佛洛狄忒（Hermaphrodite），至少在仙女萨尔玛基斯同他结合为一体之后，他仍然保留这个名字；还有一个词是 arrenóthelus，这是一个由表示“男性的”的 árren/árrenos 或 ársen/ársenos 和表示“女性的”的 thē̆lus 组合在一起的复合形容词。表双性的法语词出现于现代（第一次出现于 1826 年），最早的含义为“拥有两种性器官的人”。更详细的说明请参照由保罗·安布斯主持出版的《19 至 20 世纪（1789—1960）法语宝库》，巴黎（法国科学研究中心），1975，t. Ⅳ，sv. *bisexe*，*bisexualité*，*bisexué*，*bisexuel*。

含有互为对立的元素，只有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现实中的各组对立元素才有可能由自身一极转向与之相反的另一极。

在古希腊罗马直至共和国时期，具有两种性器官的人均被无情地清除掉，他们往往被视为诸神用以表示其愤怒或者宣布毁灭人类而派往人间的怪物，预示着不祥。为了与挑起人们实施如此残暴行动的迷信观念相抗争，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审理了一批借助极其简单的外科手术来改变性别的案件，这次反对严酷的宗教迷信的斗争颇为有效。帝国之下拥有两性器官的人被认为是自然之杰作而四处展示以激起众人的讶异之情。

从另一方面来看，即便在古希腊罗马，人们也时常将双性恋与同性恋相提并论，但事实上这种组合是有其非常明确的界定的，即在社会活动中以及性关系中的角色倒置（原本应该是男性扮演主动角色，女性扮演被动角色），表现为男同性恋中的被动方涂脂抹粉，喜爱穿戴异性服装，或者女同性恋中的主动方摆出男性姿态，从事传统上属于男性的各项活动。

虽然两性性在现实生活中毫无藏身之处而往往游离于社会边缘地带，它在神话传说中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就这一层面而言，某一个体同时具备两性性与其依次具有两种性别之一种是有本质区别的。

同时拥有两性性是一些典型的原始生物的特征。构成整个世界的所有具有阴性或阳性单一性别的神灵、人类还有动物皆起源于它们。这些原始生物应当是同时具备两性特征的，因为它们存在于性以及由性而产生性别划分之前，后来，

逐渐地通过判断拥有一种或另一种性器官,在这里性被当作区分性别的依据,同时也带来了社会角色尤其是社会地位的问题。拥有两种性别意味着不拥有其中的任何一种。处在这个发育期,人们无法通过性结合来繁衍后代。除此之外,所有的家庭关系也会变得异常混乱。一位两性人利用他的男性器官可以同他的母亲、姐姐还有女儿结合而发生各种可能的乱伦的性关系,仿佛她们就是他的配偶一般。俄耳浦斯教、赫耳墨斯主义的诸多神灵以及迦勒底神谕均与两性性相关联,此外还有一些动物也是如此,比如凤凰,这种神奇的大鸟能够重新赋予自己生命,因为它本身就是自己的父亲和母亲。

对原始状态的追忆往往唤起人类的怀旧情怀。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阿里斯托芬讲述的神话故事对此曾经有过深情的表述。无论何种类型的恋爱关系,如异性恋、男性同性恋或者女性同性恋,每对情侣,当他们灵与肉的结合一次又一次地达到巅峰状态的时刻,无不渴望实现一种遥不可及的永久的融合直至带领他们回到从前人类尚处于两性性的原始状态。由于恋人之间在肉体上无法实现永久融合的愿望,于是迪奥蒂姆在《会饮篇》中提出建议,同时在古代文明末期兴起的宗教哲学派的追随者们也一直在试图寻找这一途径,即人们可以用一种精神实体来替代某一具体的个体作为爱的对象,依靠神秘主义的激情便可以真正实现两种对立事物的并存。这样一来,人们的中心议题便由通过性的结合来寻求生命的永恒转到借助神秘主义的结合来实现灵魂不灭上来了。

与同时具有两性性相比,某些个体先后拥有两种性别则

包含十分不同的意义。他们身上依次拥有神与人之间的中介人的,更主要的是占卜者的两性。提瑞西阿斯便是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他是一位能够同时与人类世界和神灵世界沟通的占卜者,他的灵魂被留在阴间,所以他是众多死者中的生者。他经历了七个世代,因而能够在年少与年老之间建立起联系,他由男身转为女身继而又变成男身的事实使得他能够往来于男女两性世界之间。提瑞西阿斯自由穿梭于对立的矛盾之间而世界依然故我,这恰恰象征着对人类最根本的矛盾即男女性别的超越。另外,在关于提瑞西阿斯的传说故事的第三个版本中,提瑞西阿斯变成老鼠的结局无疑是对人类与动物这对新的对立矛盾的违抗,而且故事中多处涉及两性性和占卜的情节,所有动物都与两性性保持着明显的联系。

性别差异事实上是一项用来确定所有动物身份的重要标准,人们依靠它来组织群落关系以保证所有生物物种,特别是人类的生存繁衍;同时,与这种性别差异如影随形的是将两性融合为一体的强烈愿望,人们无法借助任何形式的恋爱关系来实现,于是转而寻求其他途径。

拥有一种或另一种性别则远远超出了有关实用性甚至于肉体享乐的范畴。明确的性别取向可以帮助人们确定自己的身份,依照社会分类来安排个人的现实生活。在构成有机社会的各种矛盾关系中,似乎男女之间的对立矛盾是一种最为普遍的存在。从这一方面来说,两性性一方面对组成现实的各种矛盾的意义及根源提出问题,另一方面试图借助媒介的方式超越它们,这样便不得不与形而上学保持部分的联系。

需要全本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摇**怪物出世

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曾经惶惶不安地在新生儿的身上找寻预示人类行将改变和消亡的标记，然而任何变化都不如成为两性人那样彻底。有两种性器官的人不能过夫妻生活，不能生育，还会影响家庭和睦，更不能加入任何社会组织。在当时，严格的性别区分决定着人们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职能。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性人的命运虽然不如从前那么残酷，但大量事实表明，古希腊罗马时期，两性人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处于社会的边缘。他们的处境正好说明，用“两性畸形人”或者“阴阳人”形容他们，是对他们的侮辱，因为他们拒绝担任传统的男女角色。这说明了两性人在古希腊罗马神话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原因。

灾**摇**星

弗莱贡·德·特拉雷斯讲过有关波利克里特的故事。事情发生在这一发展变化的初期，普罗克洛斯[①]这样概述这个故事：

---

① 新柏拉图学派哲学家，于公元410年至412年之间出生于吕西亚（Lycie），

埃皮鲁斯[①]的诺马肖是与我的祖辈同时代的人,据他所说,波利克里特堪称埃托里亚人中的佼佼者,曾获得埃托拉(Étolarque)的职位,但不幸去世,九个月之后突然间复活,并且来到埃托里亚人的联合大会现场就大家正在磋商的议题提出了极其明智的措施。一些以弗所城希伦事件的见证人以及其他一些事件的目击者为安提戈涅[②]国王和其他未能亲历现场的朋友们记下了所发生的一切。[③]

弗莱贡·德·特拉雷斯[④]称故事源自亚历山大城或者以弗

(接上页注)公元 485 年死于雅典。他在评论柏拉图《理想国》的书中,当他提到厄尔(Er)的神话传说时,给另外几个人讲述了这个幽灵的故事。厄尔的传说故事出现在《理想国》(第九章,613e—621d)的末尾部分,柏拉图描述了祖籍潘菲利亚的阿尔梅尼奥斯(Arménios)之子厄尔去世十天后复活的前后经过,并且详细记录了他在阴间的经历。

①**摇**人们对普罗克洛斯(Proclus)描述的这个生活在公元 4 世纪中叶的人物的具体情况一无所知。若将那首描写与这位诺马肖(Naumachios)结婚的女子在婚礼中的表现的诗视为他的作品,未免有些牵强。他有可能是《奇闻录》(*Mirabilia*)合集的作者(参见 *RE* XVI,2[1935],sv. Naumachios 1),1974—1975(Keydell)。

②**摇**尽管普罗克洛斯称独眼人安提戈涅(Antigone)为“国王”,但尚无证据表明这封信写于 307 年之后。总的说来,我们大体上能够证明刚才提到的那封信应该写于 301—312 年间。虽然给出精确的年代,但我们丝毫不能肯定故事本身的真实性。

③**摇**普罗克洛斯,《柏拉图〈理想国〉评论》(*In Platonis Rempublicam commentarii*),Ⅱ,克罗尔(W. Kroll),莱比锡,1901,115,7—15;费斯图日埃尔(A. J. Festugière)译,《评柏拉图〈理想国〉》,Ⅲ,巴黎,1970,p. 59—60。

④**摇**弗莱贡·德·特拉雷斯(Phlégon de Tralles)被 117 年至 138 年当政的哈德良(Hadrien)释放出狱。他主要撰写了一部《奇闻录》,即《神奇的故事集》(*Histoires merveilleuses*),形容词“神奇的”在这里取其已经过时的意义,意义为:“最令人惊异的,不可思议的。”主要收集了一些幽灵、两性人、一些会开口讲话的

断头等类似的故事。

所[1]城的一位神秘人希伦那里,同时他还向我们推介了另一个完全版本,其跌宕起伏的剧情毫不逊色于现当代的神怪故事。

希伦(来自亚历山大城或以弗所城)同样对埃托里亚那里发生的幽灵显现一事作过一番描述。

一位叫波利克里特的城邦居民被民众选举为埃托拉,由于他出身于贵族世家,乡亲们请求他接受这份任期三年的职务。他在任职期间,迎娶了一位洛克里德姑娘做妻子,与之共度三个夜晚,在第四天夜里他就离开人世。

他的妻子寡居于丈夫的家中。在其临盆的那一天,产下了一个体带男、女两种性器官的孩子,其生殖器完全不同于常人。他的性器官的上部是坚硬的,具有男性的特征,而夹在两腿之间的那部分却是柔软的,带有女性的特征。

全家人惊慌失措地将孩子带到大庭广众之下,众人连忙请来了擅长奇人异事的肠卜僧和预言家们,并召开大会共同讨论这个孩子的问题。一些人断言埃托里亚人和洛克里德人之间一定存有纠纷——孩子不正是既像洛克里德籍的父亲,又像埃托里亚籍的母亲吗?另一些人

① 无人知晓谁是这个故事的作者及其出身。若要了解这位亦虚亦实的《奇闻录》的作者的情况,参见吕克·布里松(Luc Brisson)《两性性与政治》(*Aspects politiques de la bisexualité*),*Mélanges Vermaseren*,Ⅰ,莱顿,1978,p.90—91。

则主张把母亲连同孩子一起带出城烧死。

就在众人为此议论纷纷之时，已经辞世的波利克里特突然出现在会议现场，只见他一身黑衣，站在他的孩子身旁。

他的现身令许多同乡大惊失色，慌忙四散逃去。波利克里特请求大家保持冷静，不要因为他的出现而感到害怕。待人群中的骚动和嘈杂声平静下来，波利克里特开始讲话，声音有些微弱：

“各位父老乡亲，的确，肉体的我已经死亡了。但是我的魂灵仍然存在并一直在关怀照顾着你们，现在之所以站在大家面前，是因为我在阴府总管那里替诸位求过情，因此我恳求各位父老乡亲们不要因为我的离奇现身而感到恐惧不安。为了使在座的每一位获得拯救，求你们把我的孩子还给我，这样既可以避免任何暴力行为的发生——你们本来是很有可能作出另一项决定的——也避免了由于对我敌视而导致的暴力行为而引发别的不幸。我实在无法忍受像这样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孩子因为你们请的占卜者情绪激动而被烧死。我原谅大家，毕竟见到如此特别的事情，各位陷入困惑不安当中，不知如何应对才是。如果你们充分信赖我，就能够摆脱当前的恐惧和未来的痛苦，反之，如果你们匆忙作出其他的决定，我担心各位因为没有听从我的话而陷入无法弥补的痛苦深渊。就我而言，生前如此，现在仍是这样，我是出于一片好心，突然出现在各位面前告诉大家你们的利益所在。因

此,请大家不要让我再等下去,无条件地把孩子还给我。等诸位获得解脱之后,你们会赞同我的话的。由于受制于阴府总管,我无法在此久留。”

说完这番话,他站在一旁稍微休息片刻,等着看大家的反应。一些人认为应当归还孩子,这样也满足了站在一旁的鬼魂和神灵的要求,大多数人则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应当进行更充分的商议,因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且令他们备感为难的事情。

见大家并未在意他所讲的话,也没有按照他希望的那样去做,他又一次开口说道:

“诸位,假若你们无法作出决定而导致大难临头的话,请不要怪我,要怪就怪将你们拖入绝境的命运吧,是命运逼迫我违背自己的意愿,对自己的孩子犯下罪行。”

正当人群一步步向前挪动准备除掉那个怪物时,波利克里特抓住自己的孩子,逼退众人,活生生地将孩子撕成碎块然后吃下。

只听见一片惊叫声,人们开始朝他身上扔石块,希望打得他落荒而逃。可是他并未被石块击中,他狼吞虎咽地将孩子头部以外的部分吃掉后,突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在场的埃托里亚人被刚刚发生的一幕惊呆了,完全陷入极其尴尬的境地,他们打算派遣一位大使前往德尔斐,就在这时,落在地上的孩子的头突然开口讲话,向众人宣读神谕,揭示即将发生的事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哦,广大众生呦,你们居住的这块土地被广为颂扬,
不要去福玻斯的领地,也不要去他香熏的庙宇[1],
因为各位伸向天空的手掌未必洁净,
你们脚下有一处污迹,恰恰横在路中央,
细细聆听我口中的话语;放弃去德尔斐的念头吧,
因为我将把神的判定全部讲出来,
从今天算起,一周年之后,所有的人将必死无疑,
不过各位的灵魂还继续存在,
洛克里德人和埃托里亚人全部在内,这是雅典娜的
旨意,
这场灾难并未终止,一点也没有。
你们的头颅已然鲜血淋漓,
黑夜笼罩万物,空中乌云密布;
夜色中整个大地漆黑一片,
家家户户空荡无人,大家全都来到
户外的平地上,
妇人们将永远披麻戴孝,
孩子们难以在追思父亲的家中长大。
是啊,这就是大难临头,无一幸免,
唉,我为我的祖国叹息呻吟,
唉,她遭受了可怕的劫难,
还有我那不幸的母亲,命运随后夺去了她的生命。

① 极有可能是德尔斐的阿波罗。

诸神为所有带有洛克里德和埃托里亚血统的后人们
预备了一个平庸的出生经历。
为此死神留下了我的头,他并没有不加区别地吞噬
了我身体的所有部分,
而是把我留在地上。
那么,就让我的头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吧,
不要把它藏在阴暗的土壤中;
至于大家嘛,离开你们的国家,
逃往另一个国度,投靠另一个供奉雅典娜的民族,假
如命运让你们躲过死亡的话。

听了神的这番降示,埃托里亚人四散离去,他们能到哪里就去哪里,剩下了妇女、孩子和老人,他们要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第二年,埃托里亚人与阿卡纳尼亚人爆发战争,双方损失惨重。①

弗莱贡·德·特拉雷斯也提到这个故事源自以弗所城的

① 弗莱贡·德·特拉雷斯,《奇闻录》,第二章,由基安尼尼(A. Giannini)整理,*Paradoxographorum graecorum reliquiae*,(XV [Phlégon], F I[De mirabilibus], 117—220 行),米兰,1966,p. 178,180,182,184。笔者译。

希伦处,为了赢得读者的信赖①,他为故事设定了十分精确的历史、地理背景。

弗莱贡讲述波利克里特故事的文章包含三个情节:两性畸形人的降生,幽灵的献身,断头的预言。在第一个情节中,

(接上页注)前去投靠一个供奉雅典娜的部族。最终,在事件发生以后的第二年,埃托里亚人与阿卡纳尼亚人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

我们对上述几点作一简单回顾。波利克里特(Polycrite)是一位埃托里亚人。埃托里亚(关于埃托里亚,参考拉森[J. A. O. Larsen]《希腊联邦州》[*Greek federal States*],牛津,1968, p. 26—40; 175—180)地处希腊的西北部。它北临奥埃塔山,奥埃塔人的名称便由此而来,奥埃塔人与多里安人相邻,它在北面还与多洛比与安菲洛希亚相邻。西面的阿谢隆河是他们与阿卡纳尼亚之间时常发生争议的一条分界线。在东南部,西洛克里德将它与科林斯湾隔开。波利克里特被民众推选为埃托拉。这一词只此一例,似乎是仿照"贝奥塔尔克"的模式造出的。甚至彼俄提亚联邦在政治结构上与埃托里亚联邦都存在很大差异。

洛克里德是一个小部族,从地理分布上分作东洛克里德人与西洛克里德人两部分。东洛克里德人分布在温泉关以东,沿马莱·俄贝湾一带;而西洛克里德人则居住在科林斯湾北岸克里萨一带,与德尔斐相毗邻,直至诺帕科特。洛克里德人究竟是如何被分为两个群落的,至今仍然是一个谜。不管怎样,多种迹象表明文中出现的洛克里德似乎可以确定为西洛克里德(关于西洛克里德,参见勒拉《西洛克里德人》,Ⅱ,巴黎,1952)。从公元前 338 年起,西洛克里德就逐步被埃托里亚人侵占。值得一提的是,埃托里亚联邦法规对外来民族给予高度的自治权。西洛克里德被占领后成为埃托里亚的一个区级行政单位,下设一个顾问委员会,由一名布拉尔克领导。这么说来,一位身居要职的埃托里亚人娶一名西洛克里德女子为妻是件很平常的事情。至于文中影射的埃托里亚人与洛克里德人之间的纷争包括洛克里德人派一名大使前往德尔斐的事情,我们却无从解释。奉劝他们去投靠一个甘愿为雅典娜牺牲一切的民族很可能影射的是公元前

---

① 很多信息可以让我们为波利克里特故事进行时间、空间的定位,这样便能够产生一种"写实主义的效应"。1)波利克里特是埃托里亚人,被选举为埃托拉;2)他娶了一名洛克里德女子;3)在仔细察看过这对夫妇的两性畸形的孩子后,占卜家们预言在埃托里亚人和洛克里德人之间将会发生一场纷争;4)除了孩子的头颅,他身体的其他部分刚被父亲吞掉。波利克里特阻止埃托里亚人派使者去德尔斐。故事将雅典娜视为埃托里亚人和洛克里德人统一的本源;甚至使埃托里亚人

306—前 301 年在位的独眼国王安提戈涅,他“是特洛阿德的首领,自从公元前 306 年起,就掌控着雅典娜伊利亚神殿附近特洛阿德一带的城联邦”(皮埃尔·韦达尔 - 纳凯[Pierre Vidal-Naquet],*Le monde grec. Hommages à Claire Préaux*, 1975,p. 503)。最后,埃托里亚人败给阿卡纳尼亚人的那场战役,似乎是在 313 年,由独眼安提戈涅的兄弟菲利普率领阿卡纳尼亚人向埃托里亚人发动的进攻。史学家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有过下面一段记载:“菲利普在短短几天之内赢得了巨大的胜利,大量的埃托里亚人遭到致命的打击,纷纷弃城而逃,带着妻小躲进了地形复杂的山区。”(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XIX,74)史书上记载的这一段颇具戏剧性的情形,似乎正是发生于公元前 314 年,神谕在 313 年预言的阿卡纳尼亚人带给埃托里亚人的灾难。

我们又可以发现三个片断:两性畸形人的神奇降生,对其所作的解释,以及其中包含的宗教缘由。

一位名叫波利克里特的埃托里亚人被推选担任埃托拉,任期三年,他在任职期间娶了一位洛克里德女子为妻,与之共度三个夜晚,第四夜突然死去,妻子有孕在身,继续留在丈夫家中①。九个月后,"她生下一个体带男、女两种性器官的孩子,与正常人的生殖器完全不同的是,他的性器官的上部是坚硬的,具有男性的特征,而夹在两腿之间的那部分却是柔软的,具有女性的特征"。这段描写还可以通过下表来体现:

摇阳性	摇摇摇摇摇摇阴性
摇 上	下
摇坚硬	柔软
埃托里亚摇摇摇	西洛克里德

① 寡妇于是留在丈夫家里。她的这一决定将导致以下的几种后果:继续呆在丈夫家中,就等于她放弃要回自己的嫁妆;她名下的财产归她的孩子或者孩子的法定代理人所有。不过,丈夫死后,妻子一般不能呆在丈夫家中,除非她已有一孩子,或者有孕在身。相关主题,参见拉塞(W. K. Lacey)《传统希腊的家庭》(*The family in classical Greece*),Ithaca /New York,1968,p. 21—25,109—110。至此,人们不禁要想到即将出世的孩子的国籍问题。我们对在雅典城外出生的孩子的国籍问题在法律上究竟是如何规定的这个问题一无所知(参见与本题相关的,拉塞,书名同上,ch. Ⅸ)。公元 451 年后,雅典政府的法律条文规定:只有当父母同为雅典人时,政府才承认孩子的雅典公民的身份。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相信在埃托里亚存在与雅典法律条文类似的一条法令。不管法令的规定如何,看来母亲留在丈夫家中,就是首先要使孩子与这个家庭依然保持这种关系,到时,孩子就自然被当作一名埃托里亚人。

弗莱贡·德·特拉雷斯提到的前三组对应词,我们可以在古希腊的传统中找到他们的出处,在此基础上,依据简单的演绎法,还可加上第四组,即身为埃托里亚人的孩子的父亲和他来自西洛克里德的母亲。

因为他具有两种性器官,所以这个孩子是个“怪物”(téras),按照亚里士多德在生物学方面对这一词语所下的定义:“与父母不相像的个体(有生命的),从某些方面来说,就可以算是‘怪物’了,因为这种情况的天然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与遗传特征是相背离的。”①预言家们在接受咨询、解释这件奇事的过程中,恰恰提到波利克里特的孩子与他洛克里德籍母亲和埃托里亚籍父亲是有区别的。因为他有两性性器官,与自然情形大相径庭。

波利克里特之子既然是个怪物(téras 之狭义),于是成了一件奇事(téras 之广义)②。但是这件奇事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被当作一件纯属私人的奇事来看待,对发生在某个个体(in loco privato)身上的奇事,国家一般不予以重视,对他实施的洗身礼归所在地主管负责③。这次发生的是一件公众奇事

① 亚里士多德,《动物的繁殖》(*Génération des Animaux*),Ⅳ,2,767b。

② 在占卜中,“特拉”(téras)一词在语义上前后经历了重要的发展变化。在荷马的作品中,特拉指上帝就某事发送给人类的各种预兆(semeîon),根据具体的情况,一件奇事可能预示着一件好事,也可能预示着一件坏事。但是,逐渐地,特拉到后来被用来专门预示凶兆,使人们陷入惊愕和极度的恐慌之中,此处便是一个事例。关于总体的各种兆头,请参阅布洛赫(R. Bloch)《古代的征兆》(*Les prodiges dans l'antiquité classique*),巴黎,1963。

③ 李维(Tite-Live),《罗马史》(*Histoire Romaine*),XLIII,I 3,6。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